

東陽平集題辭

晉世笑束先生勸農及甃諸賦文辭  
鄙俗今雜置賦苑反覺其質致近古  
繇彼雕績少也廣微沈退作玄居釋  
以擬客難張茂先見而奇之顧其文  
曼倩醜也此柏也獨痛言周漢衰時



禍福無轍朝卿相夕鼎烹功名之士  
可爲嚙指出血當途典午牝鳴狼噬  
衣冠達人誅無遺種中散幽憤之詩  
逸民崇有之論俱無救於溘死始知  
太虛玄鑪嚴叟鄭老投足天地不如  
一卷豈虛談乎集中數議爾雅之文

不愧典冊補亾詩志高而辭淺欲以  
續經罷不勝任也三百風微古詩終  
絕韋孟諷諫傳毅迪志俱非管響降  
而西晉誰爲朱絃哉汲墓竹簡嵩高  
科斗自博學者觀之直其戶牖書也  
曲水之對見榮人主何異東方名藻

神中壘辨貳負乎

婁東張溥題

晉東廣微集目錄

賦

貧家賦

餅賦

勸農賦

近遊賦

讀書賦

論

春夏封諸侯論



議

廣農議

高禩壇石議

婚姻以時議

風伯雨師不得避諱議

又議

對

三日曲水對

奏

薦王璞奏

書

荅汲冢竹書難釋書

牋

謝公曹牋

文

弔蕭孟恩文

弔衛巨山文

雜文

玄居釋

集語

詩

補亡詩六首 有序

南陔

白華

華黍

繇庚

崇丘

繇儀

附錄

束皙本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廣徵集

久負錄

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東廣微集

晉 東哲廣微 著

明 張溥西銘 閻

賦

貧家賦

載 藝文

余遭家之軼軻、嬰六極之困屯、恒懃身以勞思、  
丁饑寒之苦辛、無原憲之厚德、有民斯之下貧、  
有漏狹之草屋、無蔽覆之受塵、唯曲壁之常在、  
肯弛落而壓鎮、食草葉而不飽、常嗷嗷於膳珍、



涉孟夏之季月，迄仲冬之堅冰，稍煎感而窮迫，無衣褐以蔽身，還趨牀而無被，於狂攘而妄牽，何長夜之難曉，心咨嗟以怨天，債家至而相敦，乃取東而償，鹵行乞貸而無處，退顧影以自憐，尙賣業而難售，遂前至於饑年，煮黃當之草菜，作汪洋之美饘，釜遲鈍而難沸，薪鬱絀而不然，至日中而不熱，心苦苦而饑，懸丈夫慨於堂上，妻妾歎於竈間，悲風噉於左側，小兒啼於右邊，

餅賦

載菑文

立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凝口外，充盈解戰，湯餅爲最，弱似春絲，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逼行人失延，於下風，童僕空，噍而斜睨，擎器者舐唇，立侍者乾咽。

勸農賦

載菑文

惟百里之置吏，各區別而異曹，孝治民之賤職，美莫當乎勸農，專一里之權擅，百家之勢及至，青幡禁乎游惰，田賦度乎頃畝，與奪在已，良薄澹口，受饒丘於肥脯，得力在於美酒，若場功畢，



租、輸、至、錄、社、長、召、閭、師、條、牒、所、領、注、列、名、諱、則、  
豚、鷄、爭、下、壺、榼、橫、至、遂、乃、定、一、以、爲、十、拘、五、以、  
爲、二、蓋、田、熟、啖、紆、其、腹、而、杜、康、啜、其、胃、

近遊賦

載菴文

世有逸民在乎田疇宅彌五畝志狹九州安窮  
賤於下里寔玄澹而無求乘筆輅之偃蹇駕蘭  
單之疲牛連緹索以爲鞅結斷梗而作鞅攀草  
門而高蹈竭徘徊而近遊井則兩家共一園必  
去舍百步貫鷄穀於歲首收鷄糞於勃牙其男

女服飾衣裳之制各號詭異隨迭設繫襦以御  
冬。賚汗衫以當熱帽引四角之縫裙爲素條之  
殺書兒啼於客堂設杜門以避吏嬾皆卿夫子  
呼父字及至三農間隙遘結婚姻老公戴合歡  
之帽少年著葛角之中

讀書賦

載菴文

耽道先生澹泊閒居藻練精神呼吸清虛抗志  
雲表戢形陋廬垂帷帳以隱几被純素而讀書  
抑揚嘈噴或疾或徐優游蘊藉亦卷亦舒頌卷



耳則忠臣喜。詠蓼莪則孝子悲。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駒而賢士歸。是故重華詠詩以終已。仲尼讀易於終身。原憲潛陰而忘賤。顏回精勤以輕貧。倪寬口誦而芸耨。買臣行陰而負薪。賢聖其猶孳孳。况中才與小人。

論

春夏封諸侯論

月令所紀。非一王之制。凡稱古者。無遠今之限。未知夏封諸侯。何代之典。秋祭田邑。夏乎殷乎。而王據月令。以非祭統。鄭宗祭統。而疑月令。無乃俱未通哉。莫若通以三代。說兩氏而不俱一也。



議

廣農議

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繇者三。一曰天時不讐。一曰地理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霖霖之潤。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零穰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畝於原隰。勤蔗菘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理可以計生。人力可



以課致詔書之旨，亦欲將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遊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牛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

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克其地，使馬牛猪羊齧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騅駟在坳，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汙水停滯，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爲難。烏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兗豫汙



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  
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耒○多○稔○生○於○  
決○泄○不○必○望○朝○濟○而○黃○潦○臻○滎○山○川○而○霖○雨○息○  
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也○  
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  
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  
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遷○西○州○以○克○邊○土○  
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  
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  
之○大○益○也○

### 高禰壇石議

元康六年高禰壇上石破爲二段詔書問置此石來幾時出何經典今應復否博士議祀無高禰置石之文未知設造所由既已毀破無可改造說高辛氏有商狄吞卵之祥今此石有吞卵之象蓋俗說所爲而史籍無記可但收聚復于舊處而已太常以爲吞卵之言蓋是逸俗之失義因令毀破便宜廢除下四府博士議賊曹屬束哲議後得高堂隆故事詔更置石如舊

夫未詳其置之故而欲必其可除之理不可然按郊祀志秦漢不祀高禰漢武帝五子傳武帝



晚得太子。始爲立祿。其事未之能審。許慎五經異說云。山陽民祭。皆以石爲主。然則石之爲主。繇來尚矣。祭禮龜策。祭器弊。則埋之。而改置新石。今破則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收集破石。積之故處。於禮無依。於事不肅。愚所未安也。

婚姻以時議

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迎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貶褒。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秋

舉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故春狩於郎書。時禮也。夏城中丘書。不時也。此人間小事。猶書得時失時。况婚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不飢得時。失時不善者耶。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于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于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于紀。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譏。何哉。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



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候也。又按桃夭篇叙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爲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蕢其實，子之于歸，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又標梅三章注曰：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嚶嚶，末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詠各異矣。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一切相配合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萬人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却。何復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爲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設，不以日月爲斷，何獨嫁娶當繫於時月乎？

風伯雨師不得避諱議

元康七年詔書稱咸寧元年詔下尊諱風伯雨師，皆爲詔訓，又公官文書吏人上事，稱引經書者，復多迴避，使大義不明，諸經傳咸言天神星



宿帝王稱號皆不得變易本文但省事言語臨時訓避而已

又議

太常博士華簡言按周禮大宗伯職云猶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禮文正稱應如丙辰詔書不改其名事下五府博議賊曹屬東哲議

按風伯之名所曰來遠其在漢魏固已有之非晉氏避諱始造此號也若以異於周禮宜當變改則今國家行事神物稱號多因近代不皆率古蓋亦簡易而從仍舊隨時之制不足悉變唯雨師之名實繇避諱宜如舊稱



對

三日曲水對

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  
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  
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  
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



弔蕭孟恩文

東海蕭惠孟恩者，父昔爲御史，與哲先君同僚。孟恩及哲，日夕同遊，分義蚤著。孟恩夫婦皆亡，門無血胤。時有伯母從兄之憂，未得自往，致文一篇，以弔其菟，并修薄奠。其文曰：舊友人陽平束皙，謹請同業生李察，奉脯修一束，麥糝一器，以致祠於處士蕭生之墓。曰：嗚呼哀哉！精爽遐登，形骸幽匿，有邪亡邪，莫之能測。敬薦薄饋，菟兮來食。孟恩孟恩，豈猶我識。



弔衛巨山文

元康元年，楚王瑋矯詔舉兵，害太保衛公及公四子三孫。公世子黃門郎巨山，與督有好交，時自本郡來赴其喪，作弔文一篇，以告其柩，曰：同志舊友，陽平東督頃聞飛帛肆暴，竊矯皇制，禍集于子，宗祊幾滅。越自冀方，來赴來關。遙望子第，銘旌藁立，既闕子庭，其殯盈十，徘徊感動，載號載泣，歛袂升階。子不我揖，引袂受祛，子不我執，寬兮寬兮，于焉栖集。

雜文

玄居釋

東督閒居，門人竝侍，方下帷深譚，隱機而哈，含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向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歿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已伸道，不恥于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



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巖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匱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藝之黨。橫擢則林藪之彥。不抽丹墀。步執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鵲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

逸龍。振光耀以驚沈鱗。徒屈蟠於埴井。眇天路而不游。學旣種而身困。夫何爲乎秘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肝豫之讖。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能登海湄而仰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爲桎。儒學自桎。囚大道于環堵。若形骸于蓬室。豈若託身權威。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大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執若茹藿。飡蔬



終身以匿哉。束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蠖蛸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而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繇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叅名此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爲羣。而恥爲七人。

之疇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眴。夫何權戚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旣開。患端亦作。朝遊巍峩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已。禍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臨薄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匪筭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



八紘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鞶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爲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臥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合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爲芳。谷

底之莽爲臭。守分任可。唯天所授。鳥不假甲于龜。魚不假足于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裘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積。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爲輿。玄鑪爲肆。神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貪。收



躁務之所棄。雉聖籍之荒蕪。總群言之一至。全素履於丘園。背纓綬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集語

薄冰疑池。非登廟之寶。霖露垂林。非綴冕之飾。必將採素壁於層山。探圓珠於重泉也。

詩

補亡詩六首

有序。○詩家直說云。東晉補亡詩。對偶精切。辭語流麗。不

脫六朝氣習。

序曰。晉與同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于是遙想既往。思存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潔爾晨餐。循彼南陔。



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  
遑留，馨爾夕膳，潔爾晨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浹，  
凌波赴泊，噬鯨捕鯉，嗷嗷林魚，受哺于子，養隆  
敬薄，惟禽之似，勗增爾虔，以介丕祉。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白華之萼，被於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  
三省，匪愷其恪，白華絳跣，在陵之陬，蓓蓓士子，  
湟而不渝，竭誠盡敬，疊疊忘劬，白華玄足，在丘  
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黜辱。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黩黩重雲，習習和風，黍華陵巔，麥秀丘中，靡田  
不播，九穀斯豐，奕奕玄霄，濛濛甘露，黍發稠華，  
禾挺其秀，靡田不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  
不植，芒芒其稼，參參其穡，穡我王委，充我民食，  
玉燭陽明，顯猷翼翼。

由庚萬物由其道也

蕩蕩夷庚，物則由之，蠢蠢庶類，王亦柔之，道之  
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獸在于草，



魚躍順流，四時遞謝，八風代扇，織阿案晷，星變其躔，五緯不愆，六氣無易，愔愔我王，紹文之跡，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瞻彼崇丘，其林藹藹，值物斯高，動類斯大，周風既洽，王猷允泰，漫漫方輿，迴迴洪覆，何類不繁，何生不茂，物極其性，人永其壽，恢恢大圓，茫茫九壤，資生仰化，于何不養，人無道，天物極則長，由儀萬物之生，谷得其儀也。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仁以為政，魚游清沼，鳥萃平林，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爾誠，主竭其心，時之和矣，何思何修，文化內輯，武功外悠。



本傳

東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踈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踈之足遂改姓焉祖混隴西太守父龕馮翊太守並有名譽皙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東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還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璆娶石鑒從女棄之鑒以爲憾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皙等久



不得調。太康中郡界大旱，晷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爲晷誠感，爲作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東長生，晷與衛恒厚善，聞恒遇禍，自本郡赴喪，嘗爲勸農及甃諸賦，文頗鄙俗，時人薄之，而性沈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張華見而奇之，石鑿卒，王戎乃辟瑯華，召晷爲掾，又爲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爲司空，復以爲賊曹屬，時欲廣農，晷上議，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

十志遷轉博士，著作如故。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畧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旣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



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畧同。繇辭則易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王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

王母圖詩一篇。畫焚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篇。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皆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



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哲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哲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

華以問哲哲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趙王倫爲相國請爲記室哲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爲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哲才學博通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云



東坡集

卷全

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